觚賸續編/卷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一

觚賸續編
卷二
作者：鈕琇
1702年

卷三

人觚

淄川小聖人

淄川孫先生，名若群，學贍品端，言動有則，鄉里咸稱為「小聖人」。蚤歲成進士，謁選京師，任少司寇克溥延之官邸，訓其子彥方。處以廣廈，坐不易床，供以豐肴，食不兼豆，雖隆冬盛暑，衣冠襜如。司寇知孫有二子，已就童試，適是時山左學使者與司寇有舊，將為之地，而未詳二子名，屢欲請之，憚其嚴正，終不敢發。先生端居緘默，遇有問難，輒指畫談議，滾滾滔滔，竟晷不倦。凡及門與輦下諸子以制藝就正者，一一評騭，務愜其隱，而運之菀枯，年之修短，皆能於文預決之。康熙癸丑出為交城令，攜家以行。既而遣其長子歸淄就婚，課以書藝，忽驚嘆曰：「嗟乎，吾子其不返乎！」泫然而別。歸未匝月，忽無故自縊死。治交多異政，秩滿，遷蜀中州牧，卒於官。迄今過其故里，詢孫姓名，或不盡識，詢「小聖人」，無不識也。

嚴拒夜飲

亭林先生，貌極醜怪，性復嚴峻。鼎革後獨身北走，凡所至之地，輒買媵婢，置莊產，不一二年即棄去，終已不顧。而善於治財，故一生羈旅，曾無困乏。東海兩學士，宦未顯時，常從假貸，累數千金，亦不取償也。康熙丙辰，余在都下，而先生適至，兩學士設宴，必延之上座，三醻既畢，即起還寓。學士曰：「甥尚有薄蔬未薦，舅氏幸少需，暢飲夜闌，張燈送回何如？」先生怒色而作曰：「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於夜行之，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？」學士屏息肅容，不敢更置一詞。陸舒城常言：「人眼俱白外黑中，惟我舅祖兩眼俱白中黑外。」非習見不知其形容之確。

芙蓉閣

崑崙山人，少時家貧，出贅於秋澤錢氏。錢以鬻腐為業，每夜五鼓起，篝燈磨豆，山人輒攜書就燈讀之，婦翁弗善也，嘅然出門，從所善商生至銅雀臺，無所遇，遂抵都下。山人以詩酒豪推重當時，所歷交遊之盛，山川之奇，不盡述。其口之所啖：如雪蛆遠饋於蜀山；荔漿遍嘗於閩海；紫蟹一夕五百螯，擘膏於瓜步；黃魚一頭六百斤，割膾於江陵。其目之所睹：如華家玉樹高至四五丈，玲瓏月地；魏園名菊多至四千本，爛熳霜籬；婁江老梅一株，虬枝遠覆，穹如樓閣，其中置酒可十四筵；滇江山茶五色，彩瓣重樓，大於盤盂，其下積花常二三寸。此皆古今所罕覯者。晚年倦遊歸嚴墓，築堂村中，曰蟭螟寄。東偏芙蓉閣，為太倉王文肅公題，今其閣已易主矣。余訪購遺稿，僅得雜文墨跡一本，草法皆祖二王。山人不以書名而書復絕佳，才大者何所不可哉！山人之初入都也，客淮南李公春芳所。時世宗齋居西宮，建設醮壇，敕大臣制青詞一聯，懸於壇門。春芳使山人為之，山人走筆題曰：「洛水靈龜單獻瑞，陽數九，陰數九，九九八十一數，數通乎道，道合元始天尊，一誠有感；岐山威鳳兩呈祥，雄聲六，雌聲六，六六三十六聲，聲聞乎天，天生嘉靖皇帝，萬壽無疆。」李以進呈，深加獎賞。由是公卿互相延譽，其本傳謂大臣應制青詞多假手山人者，以此。乃他書移之別氏，則以雕蟲為山人諱也。

食德祠

瓊士之赴省試者，越海逆川，途經三千里，往往困於裹糧，多至中阻。順德梁廷佐為定安教諭，迎養其母馮氏，馮目擊其艱，呼廷佐而語之曰：「汝忝為人師，教與育皆汝事也。今定安之士，貧不能應試，而汝能漠然乎？我手治絲葛，得絹布若干匹，並鬻我簪珥，買田於是邑，取其入以供往來行李，俾單寒士子，俱踴躍於功名，則我之留此方者，較之貽爾子若孫為久且大矣。」廷佐遵命，置腴田三百畝於居丁莊，諸生群感其德，即於莊之左為馮建立生祠。康熙辛未落成，設位於內，至者千有餘人，屬屈翁山題其額曰

「食德」，誌弗諼也。馮年二十，娠廷佐，七月而寡，撫廷佐，慈而嚴。皇朝制應剃髮，剃則令廷佐藏之，積盈數缶，廷佐亦於祠側築藏發隴焉。考之婦人生祠，前所未聞，今適與洗夫人廟相鄰。洗受祿保民，馮置田育士；洗以功顯，馮以節成，巋然海南，允堪並峙。

英雄舉動

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，試卷皆親自批閱。閱則連長几於中堂，鱗攡諸卷於上，左右置酒一壇，劍一口，手操不律，一目數行。每得佳篇，輒浮大白，用誌賞心之快，遇荒謬者，則舞劍一回，以抒其郁。凡有雋才宿學，甄拔無遺。吾吳馮夢龍，亦其門下士也。夢龍文多遊戲，《掛枝兒》小曲，與《葉子新鬥譜》，皆其所撰。浮薄子弟，靡然傾動，至有覆家破產者。其父兄群起訐之，事不可解。適熊公在告，夢龍泛舟西江，求解於熊。相見之頃，熊忽問曰：「海內盛傳馮生《掛枝兒》曲，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？」馮跼蹐不敢置對，唯唯引咎，因致千里求援之意。熊曰：「此易事，毋足慮也。我且飯子，徐為子籌之。」須臾，供枯魚焦腐二簋，粟飯一盂。馮下箸有難色。熊曰：「晨選嘉肴，夕謀精粲，吳下書生大抵皆然，似此草具，當非所以待子。然丈夫處世，不應於飲食求工，能飽餐粗糲者，真英雄耳。」熊遂大恣咀啖，馮啜飯匕余而已。熊起入內，良久始出曰：「我有書一緘，便道可致我故人，毋忘也。」求援之事並無所答，而手挾一冬瓜為贈。瓜重數十斤，馮傴僂祗受，然意甚怏怏，且力不能勝，未及舟，即委瓜於地，鼓棹而去。行數日，泊一巨鎮，熊故人之居在焉。書投未幾，主人即躬謁馮，延至其家，華筵奇哉，妙妓清歌，咄嗟而辦。席罷，主人揖馮曰：「先生文章霞煥。才辯珠流，天下之士，莫不延頸企踵，願言靦止。今幸親降玉趾，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。但念吳頭楚尾，雲樹為遙，荊柴陋宇，豈足羈長者車轍哉。敬備不腆，以犒從者，先生其毋辭。」馮不解其故，婉謝以別，則白金三百，蚤舁致舟中矣。抵家後，熊飛書當路，而被訐之事已釋。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，惜其露才炫名，故示菲薄，而行李之窮，則假途以厚濟之；怨謗之集，則移書以潛消之。英豪舉動，其不令人易測如此。

妙霓

貞姑妙霓，字靜韶，我邑江髯翁之仲女也；情忘衿襜，道悅苾蒭，堅守不字之貞，妙解無生之諦。以是口誦青蓮，虔皈摩竭；手裁紫鳳，巧邁因祗。售針絕之文章，廣施貧子；假貝多之歲月，永侍高堂。迨乎塵勞欲息，禪悟已深，預示冥期，遂遊淨域。若非玉卮之偶謫，豈到人間；此蓋金粟之再來，應還天上。爰吟長句，用誌奇蹤。詩曰：「天香

飄處雁來時，太息人間失女師。文熟五千通妙覺，儀蠲九十見貞持。組紃功為慈雲積，滌瀡心唯孝筍知。慧業凈因誰得似，千秋空說寧馨兒。」

王價人

秀水布衣王價人，高隱工詩，與王言遠同里相友善。順治中，言遠為廣州太守，約價人攜稿入粵，將梓行之。價人欣然命棹，至瑞洪鎮，鎮有張睢陽公廟，即鄱陽湖神也，渡湖者必割牲祀廟，然後敢發，以是帆檣所集，香火紛稠，膋血池殷，羽毛阜積。價人以睢陽公義炳千秋，功撐半壁，陰主楚粵之靈封，默相風濤之巨險，自應軫民財而紓物力，乃明禋之侈，同於暴殄，神意當不其然，因為文祭告焚於鼎。解維渡湖，行不數里，忽逢群盜劫舟，同舟之貲已罄，搜及價人篋衍，唯詩稿四五帙，怒投於湖。迨至羊城官署，言遠欲理前約，一無以應，乞其副墨，竟不能記錄只字。郁居歲餘，復得詩餘百闋，緘之藤笥而歸。到家發視，諸物不改，而詞稿碎如刀劃，迎風片飛，無完紙矣。故價人著作甚富而侍疑應為“傳”字者絕少，其《金陵懷古》十絕句，極為時所傳誦。猶誌二章云：「鐘山王氣繞飛龍，雲外參差紫閣重。遙想當年明月下，宮人初聽景陽鐘。」「水滿秦淮長綠蘋，千秋王謝已灰塵。春風燕子家家入，無復當時舊主人。」

李生孝友

李生中德之父，京師東城驍騎校也。康熙十二年，從征入閩。十三年，中德參軍陝西，攜家入秦。秩滿偕母而歸，其父已自閩回，娶妾生子，恐嫡至，非妾所樂，遂不許相見而休之。中德涕泣蒲伏啟父曰：「我母少時從大人入關，盥櫛於鞍馬之間，炊紉於鋒鏑之下，艱難險阻，備嘗之矣。今頭且半白，男幸獲升斗祿，承菽水歡，方以團圞為慶。母之賢，大人所知也，於七出之條無歷犯，何忍中道棄之！煢煢邁年，旁徨何倚？我母止生一男，而勿使男終母之養乎。」言未既，以頭搶地，流血沾衣，父終不聽。再請別室而居，亦不可。中德念留母違父，非人子自靖之誼，乃於東直門外，營密室居母，復買一媼一僮，供其汲爨之役。每日下直後，蚤晚侍父側，視膳問寢，無幾微憾容，與庶弟燕笑如常，伺有間則潛住母所定省，而父不知也。如是者六年，迨父病棘，始告其父迎母還。父深自悔咎，垂淚而瞑，未幾妾亦隨歿。遺有四子，其母不以前事芥蒂，視如己出，而中德亦撫若同生，歲延師訓之。其後食指漸繁，不能設西席，乃自為師位於堂，列坐諸弟，講誦無輟。余嘗過其家，書聲瑯瑯，從戶牖間出。長幼之服，裘葛以時，寒燠必備。其子六齡，亦在塾，短襦敝縕而已。余因嘆其處人倫之變，而孝友不失其常，可謂賢矣。中德字子峻，受業於余，通滿漢文，能詩。

獻詩保寨

戎馬盈郊，干戈塞路，當斯時也，守土之臣，建牙之將，或系組而款迎，或匿章而潛竄，貽辱含汙，踵相接於世矣。若夫智足保人，辭能卻敵，魯仲連繫矢一書，郭子儀立馬數語，自古逮今，未易數見，而況問之巾幗者流乎！前朝俞指揮良輔南征入粵，誅諸寨之未附者。潮陽郭氏貞順從其夫周伯玉依溪頭寨，俞兵將臨，遠不數里，貞順手制長歌，題為《俞將軍引》，獻投麾下。其詩曰：「將軍開國之勛臣，蚤附鳳翼攀龍鱗。煙雲慘淡蔽九野，半夜捧出扶桑輪。前年領兵下南粵，眼底群雄盡流血。馬蹄帶得淮河冰，灑向江南作晴雪。潮陽僻在南海濱，十載不斷干戈塵。客星移處萬里外，天子亦念遐方民。將軍高名邁千古，五千健兒猛如虎。輕裘緩轡踏地來，不減襄陽晉羊祜。此時特奉明主恩，金印斗大龜龍紋。大開藩衛制方面，期以忠義酬高旻。宣威布德民大悅，把菜一笠誰敢奪。黃犢春耕萬隴雲，黧龍夜臥千溪月。去歲壺陽戍守時，下車愛民如愛兒。壺山蒼蒼壺水碧，父老至今歌詠之。欲為將軍紀勛績，天家自有麒麟筆。願屬壺民頌太平，摩崖勒盡韓山石。」良輔覽詩大喜，斂兵而回，一寨得全。貞順後與伯玉卜築偕隱。壽至一百二十五歲。洵乎閨幃奇傑，亦詞翰雄才也。

趙公裕後

趙僉憲公之符，字爾合，武清人，慷慨謙和，甚著聲望，而延師訓子，尤極留意。予同年友項松心，以文品見重於公，適館三年而病，公令其子晝奉湯藥，夕視寢興。迨其歿也，棺衾之屬，無不腆備，復為送柩歸鄉，庇子入監。承項之後者，為宣城高阮懷。是時適有博學鴻儒之選，公以阮懷應詔，得入詞苑，仍割京寓之半居之，歲供米炭如故。武清縣學宮圮壞，公捐二百金首倡修整。康熙戊午，地震復傾，公獨力重建，廟貌聿新。其隆文愛賢，非尋常搢紳可及。以是公子四人，三舉孝廉，一成進士。世之欲裕後者，當以趙公為法。

預草典禮

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，文皇后賓天，上詢儀制於宗伯，倉猝無以應。蕭公永藻為儀制司主事，已預草典禮，精詳周備，由是深加器重，不次拔擢，遂至廣東巡撫。其為巡撫也，一介不取。紀綱之僕張二，潔如其主，以賂進者，亦正色峻拒，立品於臧獲中，此在近世尤難。

月涵

吳興董說，字若雨，華閥懿孫，才情恬曠。淑配稱閨閣之賢，佳兒獲芝蘭之秀，中年以後，一旦捐棄，獨皈淨域，自號月涵。所至之地，緇素宗仰。於是海內無不推月涵為禪門尊宿矣。月涵於傳缽開堂、飛錫住山之輩，視若蔑如，而身心融悟，得之典籍，每一出遊，則有書五十擔隨之，雖僻谷之深，洪濤之險，不暫離也。余幼時曾見其《西遊補》一書，俱言孫悟空夢遊事，鑿天驅山，出入莊老，而未來世界歷日，先晦後朔尤奇。

得樹

昆山徐相國仲子樹本，字道積，常與余言：人要於安樂中求生，須以堅忍為性，容忍為度，因自號「忍齋」。康熙丁丑成進士，與宮詹先生同寓京邸。每日蚤膳罷，輒閉門謝客，置幾於堂，恭跪幾前，習寫禦試策一通。其書端勻遒媚，小有錯誤，則易卷重寫。如是者一月而後廷對，心以象賢為期，二甲第二入翰苑，非其志也。先是相國於宅後度土築園，偶得鄰家老樹，聳臨池上，顧而樂之，乃經始焉。迨乎園成，取子美「老樹空庭得」之句，名曰「得樹」。忍齋韶歲巍科，繼美前哲，追念嘉名，洵非誣矣。

簡公雪冤

蜀中簡公謙居，天姿絕人，凡有記覽，過目不忘。康熙辛亥，視學江南。江南財賄所都，前學使者無不藉營金窟，公至力反其弊，勢挾利誘，屹不為動。每發榜後，進諸生而面誨之，某某解題中款，某某用古入化，並不攤卷於案，皆能背誦其文。余亦在列，所目睹也。試蘇州，題中有「上」字，一生因公名「上」，遂寫「上」為「尚」。公呼是生問故。生曰：「憲名未敢正書耳。」公怒曰：「汝將以此求媚耶？士人行己，貴乎立品。即小可以見大，即窮可以徵達，推此意也，他日僥幸立朝，則婢膝奴顏，汝必安為之矣。」跪生於庭，立令改正。又數年，公補粵西右江道。北地崔維雅者，傾險人也，向與公同官，屢有干請，公薄其為人，不甚應之。是時升任粵藩，護理院事，遂以故巡撫郝公與公有交，借事誣奏，繫公於獄。公無以自明，吞金而歿。其明日之午，維雅方啟門視事，忽狂呼曰：「簡公來矣。」倉皇亟趨下階，伏地叩顙不已，復起立，投帽脫衣，反手面縛。左右扶入內室，乃絕。維雅疏下部議，白公無罪，而公已歿，天下莫不冤之。

湯司空

睢州湯潛庵先生，以江南巡撫內遷大司空。其歿於京邸也，同官唁之，身臥板床，上衣敝藍絲襖，下著褐色布褲，檢其所遺，惟竹笥內俸銀八兩。昆山徐大司寇賻以二十金，乃能成殯。其清介若此，而生前猶有以偽學劾之者。獨為君子，不其難乎！

傅徵君

傅徵君山，字青主，山西人，擅皇甫玄晏之重名，秉司馬子微之高節，兼以筆精墨妙，為世所珍。康熙己未，詔求博學鴻儒，當事競為推薦，青主以老病辭。強之再三，乃令其子執鞭，乘一驢車，至崇文門外，稱疾荒寺。八旗自王侯以下，及漢大臣之在朝者，履滿其門，堅臥不起。朝廷遂聽其還鄉。是年應試中選者，俱授翰林院檢討，然其人各以文學自負，又復落拓不羈，與科第進者前後相軋，疑謗旋生，多不能久於其位，數年以後，鴻儒掃跡於木天矣。天下莫不嘆徵君貞志邁俗，而有先見之明也。

西臺篤行

李伯熙名化龍，自號木洲居士。生時跏趺從母胎出。幼常夜見光明無際，有大士於光中現，提命伯熙甚殷，頃之乃失，自是可以不然燈燭，能昏坐讀書。其家在波羅南海神廟之西，名曰西臺。年十三，偕諸小兒往來廟前，題二絕句，人爭傳誦，遂儼然有詩名矣，後以明經入成均，歸教子於家塾，分人禽二門，稍不率，則令之從禽門出入。至人家，多命子執雨蓋隨侍，或其子不在，遇雨假蓋與屐，晴輒委棄途間，不瑣瑣以小信為意。日以一驢負薪而炊，家人父子，相與折葵煨芋食，雖耕夫漁父，即留共餐，執手語，終日無倦容。偶以苦吟，行入一少婦家，思不屬，遽入其幃臥，鼾聲如雷，少婦為具茵以待。比其夫及翁媼還，伯熙尚撫枕推敲，成篇乃起，索筆題之，相笑語，各無嫌猜也。朋友有過，則直言切諫；見通家故人子弟，則坐而詔之，不肖者誨之，相與流涕，甚至杖撻交下，無不跪而受命。晚年臥病西臺，有劉生者，見其盛衣冠入學宮，問之，笑語如常，而伯熙已於此日逝矣。其篤行遺風，至今不衰，過西臺者，哦其壁間詩，如見木洲先生焉。

阿顛

端州白雲山，其頂有湖，俗訛為鼎湖。湖與山相吞郁，故其雲時時蒸動而出，人入其中，如虱行破絮，恒對面不可相見。山宜蒔茶，山僧恃此而給，聚居其上，不待行乞也。有

阿顛者，不知其所從來，投寄僧寺，為之採茶，常竟日不食。雖值甚寒，不肯衣布，自編草作衫幝，織為履，較其足倍長闊，曳之行；或掛杖頭，置墻隙，輒跣足出入白雲深處，呼之多不應，與人語多不能解，因共呼為「阿顛」。其腰間懷如黑石者二，無事則出而就火燒之，見人來即從火取出，收還故處，曰：「燒尚未熟，熟則與爾共啖之。」其臥席中間，有雙手掌痕，夜分喃喃似語，亦無有解其語者。山故多虎，一日啀二牛去，寺僧戲謂顛曰：「爾能擒此虎否？」顛曰：「諾。」遂編草為索，請繫之來。至日暮，返照射入峻阪，遙於雲破處，忽見顛以草索繫一白額虎，自阪叱叱而下，約二里許，直至寺前，指謂僧曰：「經盜食吾牛者。」隨引虎頸索，鞭虎腹背數百。眾畏索斷不可測，咸請放之，乃聽去。虎垂尾疾走，若犬畏人擊狀。人以此識顛之異，而顛固如常也。蓋至今猶在白雲中。

二潘

潘力田嘗戲謂吳愧庵曰：「世有潘、吳之目，豈不以潘勝吳耶？」吳曰：「世皆言蛟龍，未見龍遜蛟也。」近日博學鴻儒，復稱南潘北李，李謂天生，潘謂稼堂也。稼堂與力田為異母昆弟，雖隱顯殊途，而才名接武，可方二俊。

亞孻成神

明萬曆戊午歲，增城縣獄卒名亞孻者，素稱樸健。是年十二月逼除，獄有重囚五十餘人，號哭不止，聲聞於外，亞孻亟止之，兼問其故。眾曰：「歲朝將臨，合邑之人，無不完聚，我等各有父母妻子，不能相見，且係重犯，勢不可出，是以悲耳。」亞孻俯首良久，忽曰：「無難也。我與爾等約，今夕各還爾家，俟正月二日齊來赴獄。我釋爾罪應死，爾俱不來，我亦死；爾來而或失一人，我亦死；爾人人來，我至壽盡亦死。等死耳，何如行此善事而死也！」是時法網少疏，且值改歲，不甚嚴稽，悉放回家。明年初二日，前囚陸續至，而按名呼入，不少一人。亞孻鼓掌大笑曰：「善哉！」遂趺坐而逝。獄眾感德，浣濯其體而加漆焉。以其事言於縣，縣上巡按御史，請為縣獄之神。今肉身尚在獄中，凡有疾病瘟疫，禱無不應，尊之曰「亞孻爺」。孻字不見於書，唯閩粵之俗有之，謂末子為孻。亞讀如阿，孻讀如來。

張羽軍

張翬，字羽軍，一字采舒，吳縣人，工詩善琴而豪於飲，性喜交遊，重然諾，即利害無

所避。年十八，從其父於京師，聞旗人有法寶者，才而好士，以詩謁之，一見傾倒，賓於家，禮意優渥。往來酬唱者半載，翬父促歸，寶以五百金為贈。翬固辭曰：「大丈夫一日定交，則終身生死以之，彼須金而結者，悠悠世上人耳，非所望於公也。」揮手而別。寶倚國戚，且數以吟詠傲其儕輩，行事不甚循理。上聞之不悅。寶懼禍，挈妻子奴婢十數人出走，買舟直抵湖廣，訪其舊友總兵某，而某已歿，惘惘無可依。因念吳中有故人張翬，俠者也，家在虎阜，猶憶曩年分歧之語，投之必能納我。初泛長江，由毗陵潛達姑蘇。一日山塘晚市初罷，翬侍其父夜酌，忽有叩門者，翬出見，乃寶也。翬延之坐，入告其父曰：「法公為我知己，被罪出亡，於國法無赦，留者罪與之均。今窮而歸我，畏法則執而首於官，死法公矣，昔孔融藏匿張儉，義聲炳於千秋。敢告嚴君，將背友而保家乎，抑舍生而取義乎？」翬父張目奮髯曰：「北海之母何人，我豈不及一巾幗哉？其留之。」因致諸窟室居焉。先是寶出奔時，九重震怒，命大索天下。寶寄翬日久，恐事露累翬，乃與故所善鄒生謀，更移無錫之惠山。康熙二十四年，翠華南巡，寶之僕告寶謀逆，且歷指所匿處，捕寶並逮翬與父。翬力辯父脫罪，翬竟論斬，減等流秦。凡官於秦者，高其義，皆願與交，不以流人目之，為之營居長安市中。造其廬，蕭然環堵，花木幽疏。客至攜入小樓，輒具尊酒，酒闌，鼓琴一曲，或賦詩四韻，若忘其身在異鄉矣。余惟翬慷慨自命，知難不避，意必有英悍之色，見於眉宇，如朱亥、郭解之流。今觀其貌，恂恂搚雅，弦歌終日，則儒生也而烈士哉！乃其父亦非常人也。

義娘

泉州府同安之廈門，前朝中左所地也，順治初為海寇鄭錦所據。壬辰，我師進剿鄭寇，大掠子女而還。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，過同安東關，婦見道旁有井，紿騎士下馬小遺，即躍入井。騎士窺井大怒，連發三矢，中婦肩而去。越十日，有村民薛姓者，由村入城，行至半途，天甫向曉，忽於煙霧中見一婦人，韶年麗容，身衣碧色短襦，腰擊淡黃裙，雙趾纖細，文履高屐，迎前泣告曰：「妾乃廈門難婦王氏也。夫死於兵，而妾被掠，矢志不辱，投身東關道傍之井。聞君夙有高義，幸出我於井，拔箭斂尸，埋棺井側。妾當隨事默祐，以報君德。」薛應曰：「諾。」婦忽不見。是日，薛適有事於縣，如意而出，因於東關往求井，婦宛然在焉。偶遇博場，薛欲驗婦語，遂入場下采，復獲大勝。囊錢還家，與子弟語其事，即以錢買棺，約子弟同至井所，出婦屍，顏貌如生，為之拔箭整衣履，殯而埋之。其地去井丈餘，前臨大道。又月餘，薛夢婦拜謝而言曰：「妾荷君之義，幸獲安葬，妾身雖朽，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。陰府憫妾之節，命妾香火於此。君若為妾立尺五之廟，則妾之報君，當不止曩昔矣。惟君終始之。」薛覺而驚異，次日，舁運磚土，築成小廟，並以瓣香酬賽。自後舉家安順，事事獲濟。遠近競相傳說，不數

年，紳士商民各致錢鏹，大啟神宇，丹碧輪煥，而肖像於中，題其額曰「王義娘廟」。入廟莊誠，有禱輒應；遇衣冠不潔，或出穢褻語者，立致譴責。以是土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，焚叩駢集，至今不衰。

觀人之法

孔子曰：「居處恭，執事敬。」不特持已之道宜然，即此亦可得觀人之法。康熙初，先贈君挈余同表弟徐元灝就童子試於江陰，僦一樓為寓。旁有小樓，一人設几榻其中，終日兀坐，不聞有步履謦欬之聲。先贈君異而詢之主人，則武進趙申喬松伍也。先贈君因引余與元灝謁之，兼以課藝就質。時趙年止二旬，容顏肅穆，言語安詳，手評所質之文，亦甚簡雅。先贈君退謂余輩曰「此真讀書人，必不以諸生終者。汝其志之。」後二十年，余筮仕項城，趙已成進士，宰商丘，與余為同官，而先贈君見背。今又二十年，趙以刑部主政家居，特起為浙江藩伯，未幾進秩巡撫。昆山徐相國，神貌莊重，作書尤極端楷，即便紙小劄，從無一筆潦草。猶憶戊辰之春，相國方以閣學解職在京，余將之任白水，相國謂余曰：「我有斗酒詩三十章，姜西溟已序於前，汝駢體文甚佳，為我題一跋於後，兼可留別也。」余以稿呈，中有「滌」字，訛寫作「滌」，相國粉塗其上，然後用細楷改正，而命登於卷。其於一字之微，敬慎若此，他可知矣。蓋人未有意氣傲慢，舉動疏忽，而能成大器享大名者也。

歸癡

昆山歸莊字玄恭，依隱作達，結廬於墟墓之間，蕭然數椽，與孺人相酬對。嘗自題其草堂曰「兩口寄安樂之窩，妻太聰明夫太怪，四鄰接幽冥之宅，人何寥落鬼何多。」吳俗每逢改歲，必更易紅箋，以吉語書門。忽一元旦見其門有「北平都督僉事；南臺御史大夫」一聯，賀歲之客，訝而未解其意。玄恭曰：「我亦欲集福壽，求平安耳。」玄恭於行草法甚工，乞書者，每作極不羈之語應之，以是寶其墨妙，多藏庋於家，不敢輕以示人。一時遂有「歸癡」之目，然玄恭實不癡也。